



高原花事

□ 贾雪莲

不知不觉,我生活在天祝县城——这座高原小城已经三十多年了。

小城气候寒凉。往年的“五一”前,是看不见花红柳绿的。今年暖流光顾得早,四月中旬,滨河路上就能看见报春的榆叶梅绽出羞涩而俏皮的笑脸了。小长假期间,又突袭了一波降温,却无大碍。不出两天,高原小城的天空又蓝得让人有流泪的冲动了。

小城情浓。长年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深爱这蓝天、白云、纯净的空气里沁人心脾的花香!

周末的下午,约友人去散步。从团结路透迤下去,拐往和谐路的当口,忽然被一股浓郁的香味儿击中。

这香味如此浓烈,却又不腻。清香,草木特有的清香,有叶子的苦、树皮的湿、花瓣的甜,还有果实的芬芳。虽然一朵花不一定能结一个果实,虽然距离一个果实的形成和成熟还很遥远。但这香味却比一个果实更扎实地直中要害,让人深深地迷恋。

紫丁香的味道,似近又似远,似淡却又浓,沁人肺腑,钩沉回忆。凑上前去,深深地吸一口气,仔细地品咂一番。“嗯——”心满意足地、长长地吐一口

气。没有一个准确的词汇可以形容这种感觉——所有的感慨、激动和喜悦都在这一口长长吐出的气里边了。

河沿头的馒头花的味道,也是这个味道。

这个季节的河沿头,先开的定是马莲花,摇摇曳曳、飘飘忽忽,能霸占整个河滩。清凌凌的河水,蓝莹莹的马莲花,你映着我,我映着你,要多好看有多好看,要多浪漫有多浪漫。

馒头花低调,在大片的马莲花旁边,找一片干净的草地,一簇簇紧紧地靠在一起,白色的花茎,层层对称地长上十几对小叶儿,低低地趴在草地上,举起火柴头一样的小手,举得有点害羞,有点小心翼翼,生怕别人发现。

后来我知道馒头花的学名叫“狼毒花”,才知道它那个样子根本不是羞怯,也不是小心翼翼。但这是不影响我对它的喜欢——小时候喜欢过的东西,多少岁也不会改变。

紫丁香跟馒头花不同,它举着的那个小火柴头儿会绽放开来,四瓣小小的花萼,每一瓣都把自己撑得满满地向后仰去,努力想让自己也开成一朵大大的花儿。我附在她耳边悄悄地说:“做你自己就好。”

据说,丁香也有五瓣儿的,找见的

人会交好运。我不找,我等着。

二

稠李子树开的是白花,花瓣比紫丁香还小,像古诗中的苔米,奶白奶白的,小米粒一样,散发出摄人心魄的花香。饱吸一口,居然跟紫丁香的味道类似,香中带甜,甜中带蜜,蜜中又饱含着草木的清爽。

一个夏天,我每天早上都被这熟悉而浓烈的香味拥入怀中。

起初不知道是从哪里发出来的花香。深深地嗅着、找着,终于看见了一棵高高的笔直的树。主干干净清爽,树皮浅绿似白杨,枝叶紧紧地抱着主干而生,叶片碎碎的,花朵小小的。一边贪婪地吸着香味,一边沿着庄浪河走。河边的风吹在脸上,有时温柔,有时狂乱,但都令人快乐。

不知为什么,总觉得这味道似曾相识,却又说不出。

河里的水,河边蓝汪汪的石头、水中绿莹莹的水草,河边散步的老夫妻,奔跑着去往学校的孩子,也都令我快乐。

滨河路上的稠李子树,用它特有的花香,跟我谈了整整一个夏天的恋爱。那个夏天的每一个清晨,我都怀揣着见恋人的

生发文学梦想的沃土

□ 张晴



我的家乡在甘肃岷县,父亲是一名会计师。从工作性质来看,父亲是搞财务的,但他工作之余非常喜欢买书、读书、藏书,尤其喜欢订阅报纸,《甘肃日报》是她一直在订阅的报纸之一。

我们县城距兰州有270多公里,那时候,没有电视和私家电话,更没有手机和网络,要想了解外面的讯息,只有通过报纸,订阅《甘肃日报》,就是父亲为我们全家打开的一扇了解外面世界的窗口。我最喜欢的是《甘肃日报》“百花”版,这大概是有所有热爱文学之人的共同喜欢吧。每期的“百花”版,我都翻来覆去一遍又一遍阅读,并在心中暗暗梦想:希望有一天,我的文章也能发表在这个版面上。

二姨娘是省城一家书店的主管,二姨夫在文化单位工作。初二时的暑假,坐了十几个小时的长途汽车后,我见到

了二姨娘和二姨夫,在兰州逗留了二十多天。起初,当二姨娘问我最想去哪里玩时,我说:“想去甘肃日报社!”

于是,在一个周日,二姨娘带我去甘肃日报社院子里转了一圈。整个大院静悄悄的,这恰好吻合了我心目中无数次想象过的一种肃穆、庄重之感。几年后,我到兰州上学,没事儿就骑辆自行车到甘肃日报社附近转转。“希望有一天,我的文章也能发表在‘百花’版上”的梦想,依然在心底悄悄燃烧。

在兰州上学的日子,二姨娘常常喊我去她家吃饭。有一次,她把一叠《甘肃日报》交到我手中时说:“你那么喜欢写文章,可以试着给‘百花’版投稿啊!”我立即兴奋地答道:“姨娘你可真懂我!”

终于,在多次投稿失败后,“百花”版上刊发了我的散文诗《珍惜》,一下子轰动了我们县城,不仅县广播电视台作为新闻播了,县文联编选出版的《岷县文学作品选》中也收入了这首诗。

对于一个文学青年来说,这样的激励和鼓舞,无疑是巨大的。能在《甘肃日报》上发表文章,对我来说就是上了一个文学创作的新台阶和新高度,于是,在我心中,又有一个大胆的、闪闪发光的梦想开始生发,那就是曾经压根儿都不敢想的“作家梦”。

梦想在成长,我也在成长。

在兰州上完学回到家乡的我,依然像父亲一样每日必读《甘肃日报》。自从读到作家毕淑敏的散文,我就深深喜欢上了她优美的文笔,并记住了“毕淑敏”这个名字。

后来,我远赴北京,一边在鲁迅文学院对面的餐馆打工,一边在鲁院“蹭”课。在这个过程中,我也写了数十篇散文。

1997年,我的第一本散文集《黑白梦幻》出版,在著名文学评论家、鲁迅文学院教授何镇邦老师的引荐下,毕淑敏为我这本散文集写了序言。序言的标题为《清醒的女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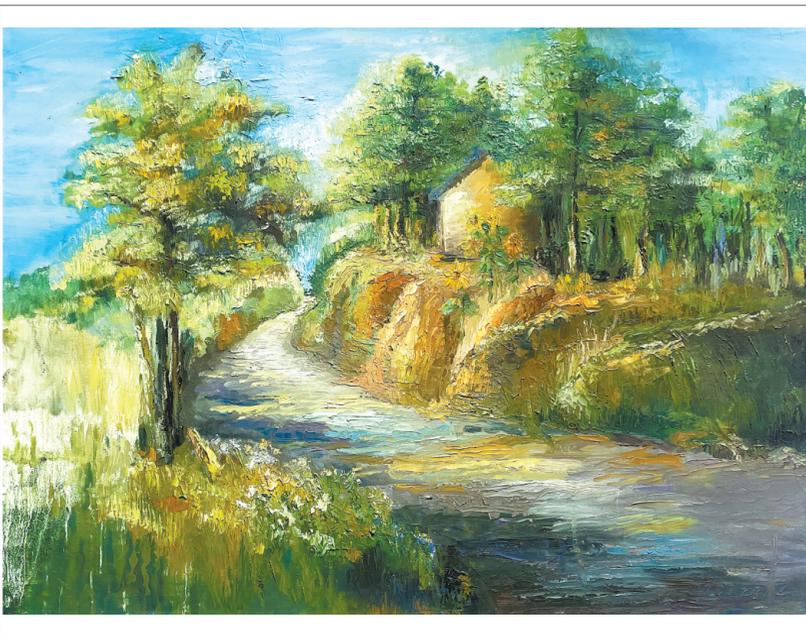
当父亲从《甘肃日报》上得知给我写序的毕淑敏原来是著名作家时,他便陆续把报纸上登载的关于毕淑敏的新闻报道、散文、专访、书籍介绍等讯息,都逐一剪下来邮寄给我,并一再叮嘱我好好向毕淑敏学习。2008年,当父亲得知我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时,竟像个孩子一样高兴得手舞足蹈。

父亲终身订阅《甘肃日报》,给我从小开启了了解外界、树立文学梦的窗口。热爱文学几十年,《甘肃日报》为我的“作家梦”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助推作用。

每个人生命中都有许多不能忘怀和值得珍惜的人、事、物。于我而言,已故的父亲和已故的二姨娘,健在的毕淑敏,健在的我的文学梦,即将迎来创刊75周年的《甘肃日报》——孕育和生发我“作家梦”的沃土,都是永远让我感觉温暖、永远让我珍惜的人间美好。

甘报情缘

《甘肃日报》创刊75周年征文



百花

第3246期

归途

(油画)

许爱玲 作

苹果红漫山

□ 吕润霖

绛罗绸缎八团花,你家娃娃穿的啥呀么,表兄哥。

旁人家娃娃八团花,我娃芦花褂褂,我的哥。

……

早年间,一首花儿唱出了静宁这一方土地上人们的艰辛。

斯地也奇,百姓勤毅。终于有一天,这些世代依赖于土地中的谷粒生存的人们,义无反顾地抡起了改土造田和兴修水利的农具,数年里硬是将那些荒坡陡坡改造成了排排行行的水平梯田……

生活总是青睐有准备的人们。1982年,时为仁大公社的峡咀、小湾两社被开辟成为第一个种苹果的地方,一次性栽植了70亩苹果树。刚开始提起种苹果树的事,这两社的村民反对得炸了锅。派发的苗子,有些人白天在干部的督促下种的树苗,晚上又偷偷去拔掉;有些人只折了苗子的枝条插在地里……社长自己带头多种了六亩,等到挂果的时候,一共七亩的苹果一下子卖了六七千元。自此,从仁大出发,在至今四十多年的时间轴线上,由南向北,攻城略地,直到漫山遍野,铺排成百万亩苹果树的阵仗。

那些年里,有一群人为了所有关乎苹果的事儿竭尽全力,一年到头在田间地头 and 果农一起苦干。春天,他们细致入微地指导果农配方施肥、疏花疏果,防治病虫害;夏天,他们手把手地教果农套

袋、拉枝、修剪;秋天,他们一个果园一个果园察看,引导果农在最佳时期采摘,并教会他们如何妥善地收存果子;冬天,他们迎着酷寒逐村在现场为果农讲解示范果园管理技术。单单指导果农修剪果树,每人每年用坏的锯子就有二十多把,骑车的自行车记不清数量,摩托车的行程记录动辄十来万公里……长年累月,果业技术人员个个皮肢黝黑深沉。果农们的技术中对这些技术人员满怀情谊和感谢。有位果农曾叮嘱儿子说:“以后要是有机站的人来,一定要给他们吃最好的饭菜。”

静宁果农像养育孩子一般,一年四季尽心尽力照料着苹果树。初春,年味儿还未褪尽,他们已经开始料理园子了,为老果树刮粗树皮,查腐烂病,松土整地,施肥覆膜。“五一”前后,采取人工方式协助苹果树授粉。疏花疏果更是累人,果农们相当于将所有园子里的花架和幼果整理了一遍又一遍。六月初,给果子套袋,脖子上成天挂着沉甸甸的袋子,在梯子上爬上爬下,几万只果袋套完,腰椎和颈椎也累坏了。套袋之后,还要进行第二次剪枝。把突兀的冒枝剪掉,让阳光透进来,为果实长大后上色作准备。

九月下旬,摘袋开始。从摘袋到摘果中间要一个月。果实褪下外层的牛皮纸保护衣,剩下一层薄薄的红油纸袋,十天左右,等果子们适应了外环境,需要摘第二层纸袋。摘袋再一次

有些时候,生活被一朵嫩黄的花朵做了滤镜。

没有一朵花会说话。满城的花,却吵得人心热气腾腾。

有的花挨挤在一起,给人一种叽叽喳喳的感觉。还有的花,在花苞时期就像是憋了一肚子话,一旦开放,就营造出锣鼓喧天的热闹。

唯有黄玫瑰,无论在哪里,都安静得像深山里的幽兰。

水一样流过去的车,马一样奔腾的万物,都不能干扰一朵黄玫瑰的安恬。

花朵儿一律朝上,闲闲地搭在枝叶上。仿佛那些枝干呀、叶子呀并不是它自身的,而是别人帮它搭建的一个支架,与它们无关。一朵,两朵,开得安静。十好几朵簇拥在一起,像一群穿着黄色长裙在合唱舞台上等待演出的女子,挺胸收腹,姿态优美,不聒噪,不喧哗。你看不出她们几岁,但你能看得出,她们眼睛里有星辰。

每一朵黄玫瑰都笑着,有点矜持,有点含蓄,还有一点人们看不出来的骄傲。这一点看不见的骄傲,也是我喜欢的。

骄傲这东西,其实也跟花香一样,过了,让人反感,一点没有,却未免寡淡。

花香弥漫,小城最美的季节来了。农历四月而已,该开的花却都开了。除了丁香、黄玫瑰和李子树,海棠沉醉,山楂努嘴,诸葛菜一派天真。我们走在路上,回忆起二十年前,人们排着队看牡丹的场景,恍如老电影般不真实。我冒雨去看了。

城外,马莲花、杜鹃花、香棠花、金银露梅,也正在酝酿一场关于高原的盛大花事——花事,即喜事,要来参加的花儿不会少。五月五,六月六,七月七,月有节,日有诗,家家有美酒。

而此刻,有花在梳洗,有花在研墨,有人在呼朋唤友来看花。我写此篇,志为高原花事之序。

大地湾(外一首)

□ 郑万明

四月的正午

我又看见了大地湾的麦子把慈厚的微笑

送给了——一群陌生人在大地湾看见麦子

就是看见了粮食的源头

几千年前衣着简陋的古人

用精致的彩陶提走清水河的水

他们在草房里烧火造饭。月亮就是他们

头顶的灯

安静的大地湾

风小 水清 阳光充足

适宜种植黍和燕麦

你看 翻滚的麦浪

掏出了人间最美的赞词

文友们想对大地湾说的话

麦子替他们说了

秦州书笺

蝉鸣渐起。茶商和文士

坐在槐树投下的阴凉里

交替触摸一块

青砖的岁月纹理

异乡人站在青苔瓦檐下

恍惚站在古时的天空下

长安驿使走了

旧客棧的马灯还亮着

巷道里的年轮还转着

烟铺的樱桃快上市了

农人们正等着

用箩筐收下一年中

最丰盛的乡愁

乡事里的微笑

□ 柳笛

鸟住在巢里

巢住在树上

但愿每一棵树

都能在乡事里

找到依靠

每一株小草

在乡事里都伸直了腰

每一朵花

还未甩掉身上的晨露

就在乡事里绽开了微笑

乡事里

可寻到乡村的昔日

又能看到今天

父老乡亲面颊上惬意的微笑

仰望

□ 马迎途

仰望百年的左公柳

这位老人多么的慈祥可亲

任凭鸟儿在树冠上

跳跃叽叫,筑巢繁衍

依然笑春风,捋胡须

像极了我的爷爷

每年我都站在他面前

缅怀这春风和煦的日子

并栽下几棵一样的树苗

和我一起守护故乡

胡杨

□ 金志方

阳光倾斜过来

穿过林子,给胡杨叶披上了

金黄的色泽,浸染湖面

就这么一个人

在胡杨林畅游,看水中倒影

看叶片飘零 落下

本是耐旱 耐寒

遮风挡沙的胡杨,因为有了水的滋润而生长茂盛

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

我还是喜欢沙漠胡杨

沧桑 落寞 形态奇异

枯萎的树干,枝丫上

依旧长出黄金般的叶片

我和我的祖国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征文

主办 甘肃日报社

协办 甘肃红川酒业